

读《史记》有感——关于子婴的一些看法

张伟杰

(湖南大学, 湖南省、长沙市, 410000)

摘要: 子婴(?—前206年), 嬴姓, 名子婴或婴, 秦代最后一位统治者。秦二世三年(前207年)九月, 丞相赵高逼杀秦二世, 去秦帝号, 立子婴为秦王, 史称秦王子婴。五天后, 子婴诛杀赵高。同年十月, 刘邦率兵入关, 在位仅四十六天的子婴投降刘邦, 秦朝灭亡。一个多月后, 项羽率军进入咸阳, 屠城纵火, 子婴被杀。本文主要就自己读《史记》时发现的的有关子婴内容记载矛盾的疑惑, 谈谈子婴和秦始皇的关系以及司马迁、班固对子婴不同评价的个人见解。

关键词: 史记; 子婴; 秦始皇

中图分类号: K249.2 **文献标识码:** A

一、子婴和秦始皇的关系

关于子婴和秦始皇的关系, 由于相关的史料太少且简略而没有定论。即使是都出自《史记》对子婴的记载, 在不同篇目中的内容也是有所抵牾, 这就更加增加了我们确定他和秦始皇关系的难度。根据司马迁的《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 赵高逼杀秦二世后“立二世之兄公子婴为秦王”^[1], 在这里, 子婴是秦二世胡亥的侄子, 秦始皇的孙子; 在《史记·李斯列传》则是:“(赵)高自知天弗与, 群臣弗许, 乃召始皇弟, 授之玺”^[2]。该句《集解》引徐广说“一本曰‘召始皇弟子婴, 授之玺’”^[3], 在这里子婴和秦始皇的关系则成了兄弟关系。所以可以推断, 要么就是司马迁记载有误, 要么就是子婴和秦始皇的关系在西汉时期就已经模糊不可辨识了, 因此去秦未远的具有良史之称的司马迁在处理史料时非常谨慎, 采取了秉着存疑精神, 二者并录。

从《史记》问世以来, 学术界就围绕着子婴是“二世之兄子”和“始皇弟”这两种说法展开了很多探讨和争论。传统的主流观点沿用了《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说法, 认为子婴为“二世之兄子”。古代学者中, 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高祖纪第一上》中赞同了子婴是“二世之兄子”说^[4]; 唐代司马贞《索隐》转述刘氏云“‘弟’字误, 当为‘孙’。子婴, 二世兄子”^[5]; 北宋司马光主持编纂的《资治通鉴》在记载子婴为蒙恬、蒙毅兄弟求情时, 明确提出了子婴是秦二世的兄长之子^[6]; 南宋史学家郑樵在《通志》中肯定子婴是二世兄子的基础上, 更是明确这位兄长就是秦始皇长子扶苏。^[7]进入近代以来, 认同子婴为“二世之兄子”说的学者仍然有不少, 比如范文澜、郭沫若、周谷城、朱绍侯、张传玺、林剑明和樊树志等, 这在他们的专著里都有所体现。^[8]

[1]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卷六《秦始皇本纪》, 第275页

[2]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卷八十七《李斯列传》, 第2562页

[3]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卷八十七《李斯列传》, 第2562页

[4] 班固. 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卷1上《高帝纪第一上》, 第22页

[5]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卷八十七《李斯列传》, 第2562页

[6]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卷1, 第251页

[7] 郑樵. 通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卷4, 第66页

[8] 参见范文澜:《中国通史》, 人民出版社, 2009; 郭沫若:《中国史稿》, 人民出版社, 1976; 周谷城:《中国通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朱绍侯:《中国古代史》,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0; 张传玺:

至于支持子婴是“始皇弟”说的学者也大有人在，主要是以王云度[1]和崔曙庭[2]为代表，张松辉[3]、郭守信[4]和胡澍[5]等人也表示赞同。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甚至提出了以马非百为代表的“始皇弟子说”[6]，以刘云辉、聂新民为代表的“秦孝文王庶长子公孙傒的曾孙说”[7]，以张金铄为代表的“秦孝文王之子说”[8]等。

现在，子婴是“始皇弟”的这一说法已经被越来越多人所接受，而子婴是秦始皇孙子的说法已经基本被排除可能性。赞成“始皇弟”的学者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和论证：①“公子”一词的来龙去脉。公子这一称呼在秦汉之前一般都是指诸侯之子。杨伯峻在《春秋左传注·隐公八年》说“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杜预注云‘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之子称公孙，公孙之子不可再称公孙，乃以其祖父之字为氏’”[9]，比如公子成蟫是秦庄襄王的儿子，公子扶苏是秦始皇的长子，公子赵胜是赵武灵王之子，公子无忌是魏昭王少子，等等。照此说法，子婴的“公子”称呼说明他是秦国国君的儿子。如果他是二世之兄子、秦始皇的孙子，那应该被称为“公孙婴”而非“子婴”了。②子婴年龄应较大。《史记》对子婴谋划杀赵高一事的记载中说“子婴与其子二人谋”[10]，“子婴即位，患之，乃称疾不事，与宦者韩谈及其子谋杀高”[11]，都说明这事情子婴是和他儿子商量过的。但这事情非同小可，一旦失败就会丢掉身家性命甚至招来灭族之祸，所以子婴此时的心理和燕国太子丹使人刺秦前一样，一定是慎之又慎。如果说子婴的儿子还没成年，他不会轻易找他们一起商量。根据《秦始皇本纪》《六国年表》的记载，秦始皇驾崩时是秦始皇三十七年，即公元前210年，享年50岁。而秦二世被逼自杀，子婴即位是在秦二世三年，即公元前207年，前后相差三年。假使秦始皇和他的长子扶苏都十五岁生儿子，那么他们的年龄关系对应如下：

| | 前 259 年 | 前 244 年 | 前 229 年 | 前 214 年 | 前 207 年 |
|------|---------|---------|---------|---------|---------|
| 秦始皇 | 初生 | 15 岁 | 30 岁 | 45 岁 | —— |
| 扶苏 | —— | 初生 | 15 岁 | 30 岁 | 37 岁 |
| 子婴 | —— | —— | —— | 15 岁 | 22 岁 |
| 子婴长子 | —— | —— | —— | 初生 | 7 岁 |

假设图表成立，试问，子婴怎么可能和自己的七岁儿子商量呢？既然子婴连是扶苏的长子都不可能，那就更不可能是秦始皇其余的孙子了。③秦国王位继承制。从《秦本纪》《秦始皇本纪》《六国年表》《吕不韦列传》以及《李斯列传》我们可以了解到，秦国的王位自秦献公以后只有秦昭襄王非父子相传，因为当时秦武王举鼎不幸腓脚而亡，没有子嗣，昭襄

《中国古代史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林剑明：《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樊树志：《国史概要》，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1] 王云度. 秦王子婴非二世兄子辨[J]. 徐州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1年第1期

[2] 崔曙庭. 子婴身世辨析[A]. 秦汉史论丛(第二辑)[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3年

[3] 张松辉. 子婴与秦皇族关系考[J]. 南都学刊: 社会科学版. 1989年第3期

[4] 郭守信. 秦亡王子婴辨疑[J]. 社会科学集刊. 1997年第4期

[5] 胡澍. 秦王子婴非二世兄子辨[J]. 史学月刊. 1985年第2期

[6] 马非百. 秦集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7] 刘云辉、聂新民. 秦王子婴其人——兼论秦的公族与宗族[A]. 秦文化论丛(十一辑)[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4

[8] 张金铄. 秦王子婴身世蠡测. 史学集刊. 2000年第4期

[9] 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第61页

[10]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卷六《秦始皇本纪》, 第275页

[11]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卷八十七《李斯列传》, 第2563页

王才以武王的同父异母弟得立为秦王。正是因为子婴不是属于秦始皇系统,没有王位继承权,并不构成对秦二世皇位的威胁,才逃过了二世大杀始皇子女的劫难。^④秦二世时期的政治气氛。秦二世因为是通过和赵高、李斯密谋,篡改始皇遗诏才得以继位的,正在为“大臣不服,官吏尚强,及诸公子必与我争”^[1]发愁时,采纳了赵高的建议,“乃行诛大臣及诸公子,以罪过连逮少近官三郎,无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于杜。公子将闾昆弟三人囚于内宫,议其罪独后”^[2],“群臣诸公子有罪,辄下高,令鞠治之。杀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阳市,十公主斫死于杜,财物入于县官,相连坐者不可胜数”^[3],造成了“宗室振恐”“黔首振恐”^[4]的恐怖政治局面。公子高自知躲不过也逃不了被杀,甚至自请为秦始皇殉葬。在此情况下,如果子婴是扶苏之子,肯定也是难逃一死的。即便是子婴他是始皇帝别的儿子之子,此时也应该唯恐避之不及,更无从还在为蒙氏兄弟向二世进谏了。

二、司马迁和班固对子婴不同评价的辨析

在《史记·秦始皇本纪》的“太史公曰”中,司马迁引用了贾谊的《过秦论》作为自己的论赞,表示了对他的观点的赞同,认为“藉使子婴有庸主之材,仅得中佐,山东虽乱,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未当绝也”^[5]。只要子婴有“庸主之材”,加上中规中矩的辅佐,秦仍可保守原有的关中地区。而子婴并没有做到,他应该为秦朝的灭亡负责;在该本纪后人附入的文字中,班固却持不同的看法:“秦之积衰,天下土崩瓦解,虽有周旦之材,无所复陈其巧,而以责一日之孤,误哉!俗传‘秦始皇起罪恶,胡亥极’,得其理矣。复责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谓不通时变者也。纪季以鄙,春秋不名。吾读秦纪,至於子婴车裂赵高,未尝不健其决,怜其志。婴死生之义备矣”^[6],批判了司马迁、贾谊对子婴的苛责,认为秦二世死时,秦朝已不可救;子婴虽然无能为力,但杀死赵高的决定已说明他已尽力完成自己能做的事,应该予以同情和尊重。司马迁和班固都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史学家,对一个人物的评价也往往因为史学家的见识、时代和立场等的不同而见仁见智。但事实上,子婴真的是才能不够吗?真的可以如贾谊等说的保有关中故地吗?我认为恐怕并非如此。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赵高因为隐瞒关东反秦的严重性被秦二世知道后遭到责问,“恐二世怒,诛及其身”^[7],于是和他的女婿阎乐和弟弟赵成私下谋划废除秦二世,改立子婴,因为子婴“仁简,百姓皆载其言”^[8],这说明子婴是个有德行受到秦国老百姓拥护的宗室;在蒙氏兄弟被杀一事上,子婴向二世进谏曰:“臣闻故赵王迁杀其良臣李牧而用颜聚,燕王喜阴用荆轲之谋而倍秦之约,齐王建杀其故世忠臣而用后胜之议。此三君者,皆各以变古者失其国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谋士也,而主欲一旦弃去之,臣窃以为不可。臣闻轻虑者不可以治国,独智者不可以存君。诛杀忠臣而立无节行之人,是内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斗士之意离也,臣窃以为不可”^[9],从这段史料可以看出,子婴的分析恰如其分,是个对历史典故熟悉并积极吸取历史教训的人,没有一定的才能见识是无法提出这些的;秦二

[1]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68页

[2]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68页

[3]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卷八十七《李斯列传》,第2552页

[4]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68页

[5]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76页

[6]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92-293页

[7]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73页

[8]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74页

[9]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卷八十八《蒙恬列传》,第2568页

世被赵高玩弄于鼓掌之间被逼自杀，但子婴却能洞悉赵高的阴谋，清楚赵高杀害秦二世而立他为秦王是因为“恐群臣诛之，乃详以义立我”^[1]，于是称病不去太庙，引诱赵高来询问，最终“刺杀高于斋宫，三族高家以徇咸阳”^[2]，解决了这一奸佞权臣，显示了他做事干净利落、当机立断、有勇有谋。从子婴的言行可以判断，子婴并非平庸之辈。

当时子婴被扶上君主宝座，他所面临的形势可以说是危如累卵。这既有秦始皇和秦二世暴政积累起来的民怨，也有秦军在和关东起义军作战的军事上的失利。此时的秦帝国就像是病入膏肓的老人，任凭医术再好的人也不能够使之妙手回春。秦始皇兼并东方六国，天下初定，老百姓经过多年的战乱之苦，“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3]，但他没有顺应人民的意愿及时调整政策与民生息。赋税上实行“收泰半之赋”^[4]，“头回箕敛，以供军费”^[5]，导致了“财匮力竭，民不聊生”^[6]、“海内悉怨，遂用溃畔”^[7]的局面；统一后的战争仍在继续，例如秦始皇三十二年“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8]，秦始皇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西北斥逐匈奴”；重大土木工程上，秦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9]，“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丽山”^[10]；法律上，秦始皇“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急法，久者不赦”^[11]，等等。尽管秦始皇的一些措施是为了巩固大一统的需要而采取的，但还是过头了，超出了百姓的承受范围内。秦二世继位以后不但不改弦更张，更是“肆意极欲”^[12]，“法令诛罚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众。又作阿房之宫，治直（道）、驰道，赋敛愈重、戍徭无已”^[13]，而且还大肆杀害功臣宗室，造成了“宗室振恐”“黔首振恐”，极大地削弱了自身的力量。所以，虽然陈胜是“瓮牖绳枢之子，甿隶之人，而迁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14]，但是振臂一呼，“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15]，“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16]。尽管此时“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17]，但与秦始皇时期如秋风扫落叶一般席卷六国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如果说自身政策的失误不至于一时亡国，那么军事上的失利对秦朝来说就是致命性的

[1]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卷六《秦始皇本纪》, 第 275 页

[2]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卷六《秦始皇本纪》, 第 275 页

[3]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卷六《秦始皇本纪》, 第 283 页

[4] 班固. 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卷二十四上《食货志第四上》, 第 1126 页

[5]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卷八十九《张耳陈余列传》, 第 2573 页

[6]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卷八十九《张耳陈余列传》, 第 2573 页

[7] 班固. 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卷二十四上《食货志第四上》, 第 1126 页

[8]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卷六《秦始皇本纪》, 第 252 页

[9]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卷六《秦始皇本纪》, 第 256 页

[10]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卷六《秦始皇本纪》, 第 256 页

[11]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卷六《秦始皇本纪》, 第 238 页

[12]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卷六《秦始皇本纪》, 第 271 页

[13]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卷八十七《李斯列传》, 第 2553 页

[14]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卷六《秦始皇本纪》, 第 281 页

[15]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卷六《秦始皇本纪》, 第 281-282 页

[16]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卷四十八《陈涉世家》, 第 1953 页

[17]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卷六《秦始皇本纪》, 第 282 页

了。早在秦二世时，由章邯率领的秦军主力就在钜鹿之战中被项羽击溃，加上赵高等人的猜疑，“有功亦诛，无功亦诛”，章邯等被迫投降项羽，这就使秦国的军事情况更为恶化危险。而刘邦的军队则攻入武关，并用计谋瓦解消灭了秦国的最后的军事力量顺利占领咸阳。继位四十六天的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1]，面对刘邦不得不“系颈以组，白马素车，奉天子玺符，降轺道旁”^[2]，宣告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大一统帝国的覆灭。

三、总结

综上，关于子婴和秦始皇的关系，我认为子婴绝不是秦始皇之孙，而是秦始皇弟更为合理。在评价子婴问题上，我倾向于班固的看法。子婴作为亡国之君，颇像明代的崇祯皇帝“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场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3]，身上同样带有非常浓厚的悲剧色彩，令人扼腕叹息。

参考文献

- [1]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
[2]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0
[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

Reading "Historical Records" Feelings - Some Views on Ziying

Zhang Weijie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 Hunan, 410000)

Abstract: Ziying (? - before 206 years), surnamed Yu, baby or infant, the last ruler of the Qin Dynasty. During the third year of Qin II (before 207), in September, Zhao Gao was forced to kill Qin II and went to the Qin Di. Li Zi was the king of Qin, and he was known as the Qin Prince infant. Five days later, the child killed Zhao Gao. In October of the same year, Liu Bang led his troops into the offensive and his son surrendered to Liu Bang only forty-six days. The Qin Dynasty died. More than a month later, Xiang Yu led the army into Xianyang, massacre arson, and the child was killed. This article mainly discusses the contradictory doubts about the content of child-infant found in the book "Historical Records", and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Zi Ying and Qin Shihuang, and the personal opinions of Sima Qian and Ban Gu on different evaluations of the Ziying.

- [1]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78页
[2]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75页
[3] 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卷二十四《本纪第二十四·庄烈帝二》,第335页

Keywords: Shi Ji; Zi Ying; Qin Shihuang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张伟杰, 湖南省长沙市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研究生